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疏衍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葛魏錫

尚書疏衍卷三

明 陳第 撰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者何北江中江南江也嶓冢之漢為北岷山之江為中豫章之川歴彭蠡而入者為南經言江漢下文備矣何以不言南江葢豫章諸川注彭蠡而入江漢者乃其順流之故迹非禹所嘗導故經不著然與江漢合流同至揚州京口入海安得而廢之鄭玄以

為三江既入入於海不入震澤斯言得之矣孔安國謂三江入震澤復由震澤而入海旣不知地勢之相隔韋昭以京口江為一吳淞江為二錢塘江為三贅矣蔡仲默又以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是舍岷嶓之大而紀吳越之小水也可乎夫三江入海則跨江南北之洪水皆除而中吳之水得鍾于太湖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而揚州之水條貫明矣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嶓冢之漢何以為北江經云南入于江故為北也然岷山之江經云北會于匯何以云中江以有彭蠡豫章之水為南江故曰中江也故自彭蠡以上江漢自為南北彭蠡以下江漢列為南北中矣此其首尾脉絡至為明悉先儒或求北江於漢水之外豈可得乎

且所謂匯者廻旋之義凡兩水相入其衝激震盪之狀必廻洑旋轉故於漢曰東匯澤為彭蠡與蠡合也於江曰北會于匯與漢合也葢省文以互見矣先儒謂北會于匯亦會于彭蠡夫與彭蠡會曰東則可曰北則不可至于九江之說古今不一孔安國蘓子瞻皆以潯陽九江當之然經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者岳州巴陵也在潯陽之上遠甚若過潯陽九江無復逆至東陵之理矣按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

曾氏蔡氏皆云即洞庭也洞庭合沅漸元辰敘酉湘資澧九水為湖故名九江斯言得之矣如此不惟地之相次有序亦水之順流不爽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況禹貢所表識必名山大川豈以洞庭大于彭蠡而反不敘及乎蓋北方之水莫大於河故凡水皆曰河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故凡水皆曰江洞庭之水未必止於九江九江其槩耳昔為九江今為洞庭所謂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皆是物

也潯陽之江雖亦有九皆眇小短近之水且在揚州之界矣又經內方至于大別過三澨至于大別杜預云大別不知何處據左傳吳楚夾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意其近漢也愚嘗登黃鶴樓隔江漢陽郡東北山實名大別正漢水入江之處預偶未考耶愚於是而信禹之神聖也當洪荒時主名山川若指諸掌後世桒經索之往往錯誤何耶葢禹乘四載歷九州皆得諸親見儒者雖博稽載籍口耳而已矣無惑乎

言之不詳也哉故曰讀萬卷書不行萬里道不足以知山川

導渭自鳥鼠同穴

愚讀山海經有鳥鼠同穴之山讀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郭璞釋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蔡氏注云同穴

山名鳥鼠者同穴之枝山也夫鵌鼵之為雌雄牝牡則不可知故郭璞並存之然同穴而處則明明可據也山實以是得名分為二山可乎漢之首陽今之渭源縣也屬臨洮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傳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威侮五行

問威侮五行之狀何以為罪曰五行者水火木金土

天之所生民之所用最不可闕者也君人者必兢兢然愼修五行之政以治國而利民故水之政修則灌漑博火之政修則積聚完木之政修則山林茂金之政修則泉貨廣土之政修則稼穡成而養生喪死無憾也求之五事貌言視聽思以端其本參之庶徵雨暘燠寒風以考其詳故五事不正則五行不脩庶徵不應則五行不修誠其修也民得所而物咸寧四時和而八風暢是之謂至治之國使其暴殄之輕忽之

而不修也則泛濫横流而民病水熛熚熇爀而民病火山童澤涸而民病木輕重兼并而民病金田野荒蕪而民病土以其狂僭豫急蒙者而名咎徵則黎庶愁苦而灾異並興是之謂至亂之國夫國家大治王者所貴也國家大亂王者所伐也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順之則得福逆之則得禍誓師數罪莫此為重矣其可赦乎孔安國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

也孔穎達曰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于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
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
同也有扈氏獨侮慢所以為大罪也意似緩而不切
矣
怠棄三正
孔傳以為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似得
之矣蓋三正當時必有所指如三才三綱之類此而

怠棄之則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是悖逆天常而滅絶人理所謂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或曰夏禹養民惟六府三事是亟威侮五行廢六府也怠棄三正廢三事也此意亦近之乃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蔡注因之彼不奉有夏之正朔則罪矣于子丑何與蔡又曰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鑿益甚矣

五子之歌

夫歌本韻語也但古今音不同不知古音以今音讀

則齟齬弗諧非韻矣愚因列古音并證于左庶幾其

可讀焉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

下古讀虎予古讀舞圖古讀覩馬古讀母義則不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一韻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予

視天下此承上接下二韻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三韻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四韻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韻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此結語不韻如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古讀止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蓋趾子定姓為韻而于嗟麟兮不韻也又如召南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蓋葭豝蓬豵為韻而于嗟騶虞則不韻也

下讀虎詩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禮運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

予讀舞詩鴟鴞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上聲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陸機與弟士龍詩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

圖讀觀詩蒸民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上聲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焦氏易林為隸所

圖與衆庶伍

馬讀毋詩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屈原九歌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其四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有古讀以祀古讀倚兩相韻義亦不異

有讀以詩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封禪頌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

祀讀倚詩周頌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

予孝子古讀止邯鄲淳答贈詩見養賢侯於今四祀

既庇西伯永誓没齒

愚讀五子之歌其一賦而婉其二簡而詳其三直而

切其四怨而傷其五哀而不可爲情惜乎太康之不

悟也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悲

夫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夫伐暴救民湯之亟也惟有慙德其心容有不自安者乎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欲嚴萬世君臣之防也仲虺作誥推上天立君之意極夏氏矯誣之罪本善惡不兩立之勢狀盛德得民之深而終之以謙冲保命之道詳哉其言之矣然終不能解其慙曰後世必以是為法也其義何居噫君臣之際難言之矣商始祖契興於虞夏之間自昭明相土以來屬役於夏

久矣湯亦親北面事之矣今畏天憂民放之南巢也謂拯民於水火則可耳謂媿天下後世人臣使無懷二心也者湯亦不敢自負乎曰慙曰恐道其心矣故當湯武之事以為適遭其窮不得已而行之是也以為順適吾志一無所累於心非也何者救世之道不能與尊君並行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使夏商之太史執簡而書其事將曰商誅桀周誅紂乎抑曰履弒其君某發弒其君某乎未可知也春

秋如陳靈齊莊禽獸行滅人理豈復有君道乎徵舒
崔杼殺之夫豈非其自取夫豈非所以安民孔子書
之曰弑然徵舒崔杼猶不賢也趙盾非古之良大夫
乎亦以弑書於此見聖人不以仁而廢義矣知是道
者惟漢之黄生黄生之難轅固也曰冠雖敝必加於
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
非弑而何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故孔子於革曰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於傳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交與之矣且自漢以來亂臣賊子夫孰不借口於湯武也湯之為來世慮其旨不亦嚴乎故孔子贊湯武仁道也易道也其與伯夷義道也春秋道也

朕予之德言足聽聞

孔傳作一句讀謂道德善言足聽聞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

孔安國傳云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太甲立此據經也史記太丁未立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蘇氏據史記而謬安國孔頴達據孔傳而妄史記愚謂經無明文則信傳記經有明文則止依經此不易之論也且考之帝系圖湯以乙未伐桀滅夏即天子位十三年丁未崩

太甲湯孫以戊申嗣立三十三年庚辰崩太甲子沃丁以辛巳嗣立此以六甲紀年無所謂外丙仲壬也孔傳信矣

問嗣王祇見厥祖曷為於十二月乎曰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朔謁祖復辟以正朔之月行之重其事也問既以建丑為正何不改十二月乎曰夏正以寅為一月卯為二月遞數之至子丑為十一十二月以寅卯辰為春遞數之至亥子丑為冬此自唐

虞以來未之有改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達道也若一改之則日時紊其序寒暑失其節何以欽若昊天而敬授民時乎蔡仲默知之矣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為首也又曰改正朔而不改月數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

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噫此義宋儒多未達善乎仲默之推言之也

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孔安國云湯没而大甲立稱元年孔頴達云此見祖十二月者是湯崩之踰月復亳十二月者是服闋之踰月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故知湯崩於十一月而改元即於十二月也蘇子瞻曰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此言似也不知商以十二月為正則十二月年之始而十一月者年之終也湯崩適在年之終無容不改十二月為元年矣何者正之始也況上古淳風未散不以改元為重秦始皇即位二十六年始併天下稱皇帝未嘗改次年為元年也漢高以入關稱漢元年至五年誅項籍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

曰吾聞帝賢者有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固請於是即位于汜水之陽然亦未嘗改元不似後世之張皇甚也質故也惟其不以改元為重故太甲之改不嫌於太亟秦漢不改不嫌於不尊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夫事有成敗德無大小故不可以德之小而忽之一念之德萬邦之慶恒於斯亦不可以不德之大而後畏之一念之不德七廟之墜恒於斯此非空言實有

其事昔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楚説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中山君顧謂二子奚為者也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食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嘆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戹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盃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君薨亮隂三年不言禮也在他嗣君本宅憂於宫中伊尹以太甲不惠故居之於桐欲其處静土而興思顧湯墳而克念祖德也喪紀方畢君過已復故迎之即位亦禮也伊尹始終以禮事其君太甲始終以禮自匡正至於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古之人皆然何必伊尹後世謂太甲不賢伊尹放之太甲賢又反之綜其實皆非矣愚獨有感於亮隂之制之善也何者天

下大器也主器大事也著代大變也故納之幽憂寂寞則善心易生服之衰絰苴屨則侈心易息啗之飦粥蔬食則欲心不流覩之用人行政則國是易習故教之居父母之喪實所以厲君人之德也歷考殷周之君不類者多克肖者寡以其僅守舊儀而弗克致誠以行之耳禮曰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宗也漢文至德謙讓懼人以毀而廢事也遺詔

已葬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自是天子不行三年之喪矣固以朝無可信之臣不敢恭默而久任之亦以情有不篤於所哀而虚文無益也其惟晉之武帝北魏之孝文乎外雖御事内實居喪且其所以答羣臣文辭郁然可觀議於千載之上而千載之下興於孝也不謂之賢且難乎故亮陰之禮未廢當法太甲高宗三年之喪不行當法晉魏二帝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孔傳云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孔頴達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邇天之命人非有言詞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往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世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有識哉其言之也夫上古以人徵天以德徵人故克諧以孝克勤克儉舜

禹所以禪帝也克寬克仁同心同德湯武所以興王也虞夏殷周之書具在曷嘗有徼渺奇異可以駭人見聞者乎自王莽矯符命欲以惑世而言緯候者始紛然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易緯如稽覽圖乾鑿度書緯如璇璣鈐考靈曜詩緯如紀歷樞含神霧禮緯如含文嘉稽命徵樂緯如動聲儀叶圖徵孝經緯如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如元命包歲精符之類皆託於聖人所作而肆談怪妄不可窮詰光武以赤伏

符興故篤信不疑大儒如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卓然深嫉之以為亂中庸之典者不過桓譚張衡數子孰知受天明命者在克享天心克享天心者在聿修厥德乎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篤於保民君德也篤於承辟臣德也內外不二始終不變是之謂一君心或動於奢淫而政必移於末路臣意或分於寵利而官必敗於官成是之謂二三語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言貴一也一則常二三則不常天命之去留民情之向背其幾總在於此故曰始終惟一惟和惟一協于克一一哉王心申重以教戒之老成臣長慮却顧之蓋心也豈惟太甲永念之千載之帝範臣鑑在是乎在是乎

王若曰格汝衆

蘇東坡云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

而已蔡注用之自後微子武成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凡十七篇俱有若曰孔傳例以為順其事而言之愚謂若曰者蓋述其意而有未盡之詞史臣之約說也故周公以武王成王之命誥天下多繫之若意可想矣孔傳專以順訓於武成則曰順其祖業於大誥則曰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於微子之命則曰順道本而稱之於康誥則曰順康叔之德於酒誥

多士君陳伯冏皆曰順其事於洛誥則曰順周公意於君奭立政皆曰順古道於多方則曰順大道於文侯之命則曰順其功而命之似牽繞而鑿矣無亦泥爾雅釋言之文而過乎

無傲從康

愚按盤庚三篇詞雖佶屈理實顯明上篇告在位之臣也無傲從康盡之矣傲慢上也康懷安也羣臣之所以不遷坐此然懷安猶可言也慢上不可言也舍

刑不足以威之矣故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皆言燕安之不可懷曰聒聒起信險膚不惕予一人不畏戎毒于遠邇不和吉言于百姓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侮老成人弱孤有幼皆言傲慢之不可長也夫上無所畏則何安之不懷夫既懷安則震動以遷必有所弗聽矣此不惟蔑視厥后實不顧綏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也罪其可救乎故曰用罪伐厥死罰及爾身弗可悔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君不思利民荒廢其德也臣不行君之令而布之民含藏君德也予不敢自荒其德而汝含德豈惟不愛民不畏我故也國之宜遷予知之審矣若觀火然予豈有他長哉圖謀遷都作成汝之終逸而已宜讀予亦拙句孔讀拙謀為句謂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從是我拙謀成汝過儒者多用之竊以為未當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人求舊而器不求舊何也人舊則益習於事器舊則

不全於用故也今國都亦器也旣蕩析而敝壞矣安

得不舍舊以圖新乎故盤庚用舊人遷新邑於遲任

之旨而有合矣引之宜哉愚於是獨有感於遷都之

事也夫國家莫重於卜宅人情莫憚於轉徙今考書

序與史記湯自商邱遷亳矣七傳而仲丁遷囂居河

南再傳而河亶甲遷相居河北一傳而祖乙遷耿居

河東六傳而盤庚渡河而南復居成湯之故都何其遷徙之亟也夫置器不定徙而之他猶以為擾况湯至盤庚十六代而五遷國是屢挈鼎器而屢徙移之民何以堪盤庚適遭其窮幸而賢君也故不以斧鑕齊之而以文誥格之是以勞來安集商道復興噫亦難矣竊意仲丁及河亶甲及祖乙其必有不當遷而遷者也不然何湯之故都而盤庚終不忍棄乎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
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兹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
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
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亂政同
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

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朕圯而不可居天之將絶民命也予遷之殷迓續乃命於天也豈威汝乎用畜養爾也且爾之身非始於今日始於爾之先我之畜爾亦非惟為爾亦念我先神后之勞來爾先故大克羞爾用懷爾者思無忝厥祖故也然我固以先祖故而懷爾先祖尤以爾我故而昭示於赫赫使殷可遷而不遷為失於政朕不可久而故久為陳於兹高后降我罪疾謂虐汝也今不

失不陳所以生汝汝不肯生生而外心於我先后不降與汝罪疾乎盤庚告羣臣曰爾祖其從與享之言有功之臣配享於廟告民曰先王既勞乃祖乃父言子子孫孫相繼為君民以相聽令也不奉我令先自棄已爾祖父其救乃死乎此非汝民之罪由亂政在位之臣據土地貨殖之利聚寶貝金玉之富動浮言以惑衆聽爾祖父且告我高后而祟降弗祥耳神之所禍孰能解之乎記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

而后禮此之謂也愚讀予丕克羞爾用懷爾句然失于政然字帶下詞矯健意深遠

各設中于乃心

中猶中央不偏也不偏則正矣古人舉事思其利必雜以害圖其安必參以危故謀克當而行無不順也今臣民之不從盤庚者但見不遷之為是而不知其中之有非但見遷之為非而不知其中之有是所以胥動浮言而不顧君人惠恤之德意也偏故也使其

設中于心易地而互思之將不終朝而耿然悟矣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夫一方非中也各執一方以相怨其害寧有涯哉故曰汝猷黜乃心曰汝克黜乃心曰惟汝自生毒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乃咸大不宣乃心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曰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曰曁予一人猷同心總之設中之意委婉哉其說之長欲以悅服衆志也不然遷之利害兩言決矣何至諄諄一千二百八十有餘言而後止乎

惟口起羞

夫至道必精至言必簡愚於傅說見之矣自惟口起羞至事神則難天下之道備是乎謹言也慮變也重賞也慎罰也擇人也從善也趨時也守謙也豫防也戒褻也訟過也化民也敬祀也式禮也經緯治道剴切君身凡一十四事而以一百一十九言該之可不謂簡乎西漢通達國體莫若賈誼其治安策千古所膾炙也以今觀之大都論衆建諸侯制馭匈奴閭閻

奢侈風俗偷薄豫教太子禮貌大臣六事耳乃至五千八百二十言雖古今事勢不同用說命於漢文之朝則拙然亦見簡約詞章之難也善乎蘇子瞻曰傅說之言若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人至於今誦之也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孔傳以為高宗之遯非也惟蘇子瞻得之其說曰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

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若云武丁遯於荒野武丁為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為遯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遯斯言也足以解千古之惑矣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孔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是以王人為王者猶言君人人君之類此本無可疑者蔡注謂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以王為句且引林氏之說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似鑿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甚哉高宗能言伊尹之心也孟子序伊尹曰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本高宗之說矣夫伊尹曷為能然蓋伊尹所樂堯舜之道堯舜以天下與人彼其視天下一芥也伊尹慎取與外寵利所以澡雪其心者素也夫人惟貪沒於利也則不恤其君為桀紂惟其盡絶乎利也則必望其君為賢聖此自然之效也故無堯舜之心而欲建唐虞之業無伊尹之志而欲成救民之功不可得也已

今之論學者動以孔子為法然不知江漢秋陽之謂何而遑遑於載贄之憂汲汲於及門之廣是優孟之學叔敖也悲哉

西伯旣戡黎

書序只云作西伯戡黎未嘗明指其人孔蔡皆以為文王孔傳又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内秉王去聲心紂不能制其言益謬矣史記膠鬲覲兵問西伯曷為而來是謂武王為西伯蓋文王薨武王立其稱西伯固

宜文王脱羑里之囚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故嘗伐崇伐密伐阮伐犬戎矣然崇即豐土密阮犬戎皆西北荒裔之地伐之得也若黎則不然紂都朝歌黎在上黨相去三百餘里伐黎則震於王畿之鄰矣豈以文王之至德為之故黎無罪則不伐有罪必請命天子而使郊圻無恐本征伐之大義也今觀祖伊之詞曰天訖殷命曰大命不摯訖畢摯持也謂殷之大命已畢而不能自持是旦夕滅亡之兆矣非武王之

事而何哉先儒吳氏以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此非有明文可據然不為文王則斷斷可知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孔傳曰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將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也正義曰犧牷牲俎實也粢盛器實也泰誓曰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是犧牷牲用為句至明晰犧牷牲句用以容句其可通乎

尚書疏衍卷三

尚書疏衍卷四

明 陳第 撰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此明明經文本無可疑者孔安國泥於大統未集之語遂以虞芮質成之日為文王受命之年九年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觀兵又二年伐紂總之為十三年是以武王上冐文王之年合而數之也夫當虞芮質成殷帝赫然在上文

王以服事殷乃擅自改元以識受命之始可乎此雖庸人知其不然歐陽永叔辨之詳矣愚按史記於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於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又帝系圖以六甲推之謂武王已巳嗣為西伯至十一年巳卯伐紂即天子位七年乙酉崩且其所論年月與傳十一年合與經十三年不合然武王即位自為紀年而不冐文王之年以為年也

昭然可攷也或疑夷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夫叩馬之言萬世所傳信也惟其以叩馬為信則不得不以伐紂為亟惟其以伐紂為亟則不得不援文王之年而入之武也王十朋謂經之記年不爽叩馬之記亦自不虛故為之說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出羑里之囚紂使之得專征伐至九年而卒是受商命以專征非受天命以自正也武王嗣位繼文王征伐而覲政於商泰誓之

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是則書與叩馬之年皆可信矣信斯言也受命之說雖異於孔而紀年不分猶夫故而已矣夫即位改元古今不易文王嗣位改元矣而又改元是不必改而改也武王嗣立宜改元矣而乃襲文王之年是可改而不改也恐非聖人正始正終之意與本紀世家又何以乖也永叔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太史公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言皆不可為信其見晢

矣愚嘗讀伯夷傳擊節其文而不取其情實也孔子曰逸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逸民隱士也隱而窮餓士之常者非必餓而死也今讀采薇之詩不勝其悲矣古達人之趣操恐不若是孟子叙述伯夷柳下惠伊尹最為詳悉於叩馬獨不槩見大都太史公借以發其感慨報施之道與君子所以不詭隨於世者不必深究其事之有無可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

傳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合序與經文言之也今曰觀政于商曰罔有悛心曰罔懲其侮則觀兵之事當時所必有矣蔡仲默力辨之謂觀兵則脅君脅君不臣也惟應一舉兵而滅之頓絶其命耳一日而命未絶則為君臣當日而命絶則為獨夫是以伐紂為可而以脅紂為不可也然十三年起兵之初紂之分尚未絶也其誓師之言曰獨夫受何也又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儻其牧野之戰不

勝寧能帖然豐鎬之間以待商之誅之耶抑亦飭戎更駕必於行天之罰也且脅君孰與伐君可伐於二年之後不可脅於二年之前豈所以論商周之際哉儒者又謂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湯猶有慙德之言而武無口實之慮此皆時勢使然不可疑泰誓非真也或問觀政于商欲紂之悛改使其悛也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蘇子瞻曰否文王武王天下歸之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

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為先王後也以為武王退而示弱固陋而曰復北面事之亦過也吁藴子之言不迂矣

武成

愚按武成首言伐商偃武次言廟祭柴望因邦君百工之受命乃追叙烈祖之勳德及遏亂東征之詳以至戰勝定功簡賢才賚萬民之事於是以制治之大體結之朗健流暢輕重有倫其文詞甚可觀其述事

甚可法今為考定武成理固未妨而尚古文章之體製失矣故不如不定之為渾金璞玉也尚書出於煨燼豈能盡無錯簡然不在武成篇也善讀者自得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愚謂前徒者武王之前行也倒戈者乘勝而奮若山之崩倒不可禦也攻于後以北者紂之前距散敗故攻其後後亦奔北矣此破竹之勢也夫兵凶器也不交則已交有不傷者乎血流漂杵紀其實也儒者為

之說曰紂衆服周無有戰心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耳信斯言也是紂之前徒雖背商以歸周紂之後徒實操戈以敵愾且爲周且爲商半疾降半疾戰斬馘濺血皆紂之士自爲之而於周無與也則尚父不勞於鷹揚武王無待於肆伐矣豈理也哉夫紂之虐尚不及秦秦民之欲得賢君亦大旱望雨也然章邯輩出關東逐周章破殺項梁陳勝且以武庚敗亡之餘猶能使周公缺

斨破斧況以其全盛之兵豈不能效力一戰乎惟武王之衆奉義伐罪勇氣自倍耳吾故曰武王之前徒倒戈也此亦何害於武成乎或曰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何也曰孟子欲明仁者之無敵故抑揚其詞以厲世主耳如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夫自有兵以來未有制梃而可施於行陳亦得意忘言可矣不然幾何不為宋襄之仁義也哉

洪範洛書辨

洪範大法也其類有九謂之九疇自禹叙之自箕子陳之於洛書無當也夫惟天生民惟君代天經綸參贊其道不可一端盡也故約之為九類也分之則九合之則一猶中庸所謂九經云爾說者謂禹平水土神龜負書而出洛其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有自一至九之數故禹叙洪範起五行終福極亦有自一至九之數夫不要其道之符而徒取其數之合非通方之論也試槩之書一

三五七九皆白其文陽之精也奇也二四六八皆黑其文陰之精也偶也易有陰陽奇偶取之誠是矣今一曰五行五行果盡奇乎二曰五事五事果盡偶乎三曰八政五曰皇極七曰稽疑九曰福極不可謂之奇四曰五紀六曰三德八曰庶徵不可謂之偶也夫古之聖人雖甚神智必有藉手以發其聰明故設璣衡而歷數可推考山川而疏導可别今於洛書之一何以知其為五行於二何以知其為五事遞而至於

九也何以知其為五福六極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或併其數而無之此何以故也漢儒各以臆度之劉歆以為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二十字龜背所有劉向以為敬用農用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嚮用威用合五行以至六極三十八字亦龜背所有漢書五行志以為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悉龜背所有如此則洛書已有文字矣而所謂戴九履一云云者又何以故

也豈有二洛書耶劉氏父子說已不一是皆以臆度之者也嘗考之繫辭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語伏羲之作易也故四曰聖人皆指伏羲四曰則之效之象之則之皆言作易豈以三聖人皆為伏羲而末一聖人兼乎禹也又豈以則之效之象之為作易而末以則之兼敘疇也是洛書洪範之事經未有其說矣惟中候及諸緯多言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緯候起於哀平蓋諂諛附會者之僞作不足信也明矣然則天何不畀鯀而錫禹耶曰唐虞之世洪水為災上下咨嗟民物昏墊鯀也方命圮族績用弗成雖欲議道安所議之帝之所以震怒也禹也隨山刋木四載是乘地平天成紀綱迭著天之所以錫命也錫之為義亦仲虺所謂錫王勇智魯頌錫公純嘏云爾豈必洛有書書有文文有九而授之禹然後謂天錫耶噫洪範大法也君天下者

不能一日離也禹嘗屢陳之矣曰金木水火土穀非五行耶曰克艱臣后非敬用五事耶曰正德利用厚生非農用八政耶曰民棄不保天降之罰非協用五紀耶曰安汝止惟幾惟康非建用皇極耶曰敷納明試非乂用三德耶曰枚卜功臣非明用稽疑耶曰吉凶影響非念用庶徵耶曰董之勸之非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耶自昔儒者見武王之訪箕子之陳以為宇宙間大事必欲附之天苞地符以神其說甚矣其不

知彝倫為常道而徒欲語怪以駭世也我朝王子充名褘嘗辯之矣愚又簡捷其旨以俟後世若夫圖書作易之詳也已於伏羲圖贊著之矣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治道必天人參也惟天愛民故默定下民於冥冥之中矣君則相助上天和協其民而使之得所必有常理次序而我不知此所以訪於箕子也孔傳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如此則

專言天而若無與於君然者豈武王發問之意乎蔡註因之謂天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誤矣惟王肅以陰隲下民為天事以相協厥居為民事言天默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也肅蓋得經之旨矣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自古記之矣故洪範以五事配庶徴謂五事之修則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雨暘燠寒風未有不時者也五事不修則心氣不和天地之逆氣應之雨暘燠寒風未有不恒者也故災異不作五事之修日不敢廢災異間作則五事之修尤兢兢焉何者職在於奉天而君道易闕也故肅乂哲謀聖狂僭豫急蒙雨暘燠寒風分之若各有屬統之總惟修德此禹箕設教意也若曰雨不時而修肅暘不

時而修乂燠寒風不時而修哲謀聖也則拘滯破碎非所以順陰陽而消沴變矣故春秋著災異而不著事應不欲其以人之意妄有所推測於天惟欲其修人之事而默挽回夫天意也其旨深矣漢儒董仲舒劉向歆眭孟京房谷永李尋輩各據春秋推言災變或一災而三四其說班固集之為五行志事煩而無緒言雜而不經不足裨國體而贊善政矣善乎賈誼之言曰見祥而為不可者祥反為妖見妖而迎以德

者妖反為福斯可與語洪範春秋也歟

曰王省惟歲

蘇子瞻曰自此以下至則以風雨皆五紀之文簡編脱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蘇言是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時無易以人事言則王行王之職卿士行卿士之職師尹行師尹之職也以天時言則春宜溫而溫夏宜熱而熱秋宜涼而涼冬宜冷而冷也然四時

之得序實由君臣之得職如此則時和歲豐治理彰明俊傑在位黎庶樂生是謂天下國家無窮之福也使其反是禍又可勝言哉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有好民亦有好故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政之經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政之權也或問何以為政之權曰均之風雨也來得其序則祥來失其序則殃均之

民好也從得其道則吉從失其道則凶此其中不無斟酌去取之宜弗容一槩徇也故衣食孝弟民之好也從之而民悅則從之怠惰驕淫亦民之好也從之而民非弗悅則矯之何者約其性情而歸之禮義所以大順其天衷而納之皇極也故曰政之權焉噫洪範畧其詞而不極其意垂教之旨深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

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

愚按洪邁曰洪範簡編脫誤多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今考之似是愚又疑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似是五皇極之文以其文字錯雜因錄五九二疇以俟觀者福極之後綴此數語見富之為福以其有受教之資也見好德之

為福以其有受福之本也意殊可玩洪氏之卓見哉

公乃自以為功

愚讀金縢而知天人之交相動也克商未久武王遘疾周公慮盛業之不終求以身代卜而并吉翼日王瘳人動天也諸叔流言公避居東罪人既得成王讀鴟鴞之詩而猶未悟風雷交變發金縢之冊以白周公所以事先王之心天動人也誠無弗格精無弗通匹夫匹婦亦常有之不足疑矣然冊祝之詞曰惟爾

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古今馴雅孰過於是乃有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語近於諠又有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之語近於謾恐非周公之舊阨於煨燼不可得而考矣取其極論天人之際區區術數曷用哉曷用哉

王曰猷

猷孔傳釋為道蘇傳釋為謀蔡注釋為發語詞然謀為妥多士多方之猷皆此例也

弗弔

弔孔讀的其義至也謂其道不至故天降凶害蘇蔡讀釣其義恤也謂不恤於天故降割於我然恤義長多士君奭之弗弔皆此例也

已予惟小子

已孔傳云發端嘆辭也蔡注云承上語詞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蘇傳直云已矣蘊爲是康誥洛誥之已亦此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

大誥寧王自漢唐來皆以爲文王東坡曰武王以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爲武王是矣至於前寧人則謂武王之舊臣非也愚謂通篇曰前人曰寧人皆指武王也可曰前人獨不可曰前寧人乎

可曰前寧人獨不可曰寧人乎猶今人稱其考或曰先考或曰先君或曰先人有官者或曰先大夫或曰先將軍有謚者或曰先某某公其義一也

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兹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愚謂此皆命卜之詞以龜能紹天之明故武庚作亂

即命曰亂作於東而大艱及於西東土人固不静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者誰乎殷小腆也小腆猶不腆誕敢紀其既亾之緒此天降之威也彼知我國有三叔之疵曰予欲復其故物反鄙邑我周邦今遂蠢然動矣我明日欲征之非賢人莫與共功我民之賢者有十夫予藉為輔翼以往冀其撫循武王所圖之功此國之大事我其休乎乃卜三龜朕卜并吉勝可知矣故以卜吉告庶邦而與之東征舊說以大艱于西

土為前卜以卜并吉為後卜以今翼日為今蠢之明日以民獻十夫為自四國來投者意間斷而不聯不可讀也

越予小子考翼

此篇凡二考翼舊説不同愚謂考翼父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其義也故前章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予小子成王自稱考翼武王也蓋庶邦君所以艱大其事意以三叔不睦於

京師禍之所由興武王付監於三叔亂之所由始或
宜以情親援解之或宜以文告漸平之故曰不可征
非謂任其自亂付之不聞也至下章以作室治田為
喻厥考翼之義益明矣孔傳解前考翼為敬成周道
後為其父敬事創業東坡解前為考德敬事後為父
雖敬其事而子不繼蔡注解前為父老敬事者後為
父敬事者也以一考翼而彼此異解義似未暢故詳
列之以俟後之君子

康誥

康誥一篇成王封康叔而誥之也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史記衛世家武王崩成王少武庚叛周公興師殺武庚及管叔放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後之言康叔受封者實本諸此然誥之辭曰朕其弟又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寡兄勗皆武王言非成王言也或謂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此又非也

夫王朝有體而典章不可雜周公既稱王以命之矣安得以已之稱謂廁於其中而且為武王遜也是康叔之封不在成王之世明矣使其在成王之世而無一語及武王豈武王不足法歟蔡注辨之已詳愚謂經有明文即序與史記可畧之矣

弘于天

荀子富國篇引書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似脫一覆字有覆字於文甚順蓋煨燼之餘簡編錯脫一

二字複落不能保其必無姑存之以備參考或讀弘于天若為句謂大順天也

外事汝陳時臬司

外事與已事為對凡慎刑之事屬於康叔者已詳告之矣其頒之人者則又告之曰外事汝惟陳是法於有司使其師是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與下汝陳時臬事相應司者用刑之人事者有司之事殷彝即殷罰之有倫殷罰有倫即義刑義殺非有二也蓋殷彝者

湯之舊法非紂之虐刑也故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商受之世政散民頑人倫泯滅久矣故武王命康叔惓惓於此弔讀如弔民代罪之弔哀之也夫民而至於慈孝友恭之不克與禽獸何異茲固民之罪然率之弗先教之弗謹實為政者之罪也故政人者引以為罪一民不孝曰我之愆一民不弟曰我之過由是

上行下效起陷溺之民而登之倫理新民之首事也不然天則民彝已大泯亂乃曰民之失道至是不可一日使生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亂其政怠其刑是豈知文王之意哉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既而請正遂赦之用此道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無我殄享

殄與不汝瑕殄之殄相應謂無棄絶我言則可以享

有國土

酒誥

酒誥一篇武王以酒禁命康叔也書序謂成王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今觀酒誥之詞曰乃穆考文王又曰文王誥教小子又曰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又曰汝典聽朕毖是武王之世康叔業已封衛專責之戒飲以變國俗未嘗有武庚之叛也及武庚叛周公誅之或以其地盡統諸

康叔則未可知故讀酒誥而康誥益無疑矣說者謂伏生初得壁藏書併序共二十九篇序之來久矣然若康誥酒誥乃與經反餘亦不見其奥妙竟不知作之者誰也

有正有事無彝酒

正如孝友睦婣任恤之類事如士農工商分業之類遵其義盡其職則自不湎于酒矣所謂不敢暇逸其敢崇飲乎惟正事之教既廢而沉酗之禍漸生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

土物者土之所生指五穀言蓋耗損五穀莫甚於酒

愛土物則不愛酒不愛酒則其心善其心善則閒稼

穡艱難之言而精神孚契故不徒曰聽而曰聰聽也

夫自其不腆于酒也孰不謂尋常之細行曲謹乎然

令德令儀罔淫罔佚内之安祖考外之歸皇極恒於

斯也所謂大德曷以加茲故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美矣哉文王之善教也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此教妹土之臣也君主也言爾大能養一國之老其
心專主於斯是真能養老而不為虛文以美觀聽者
爾即飲食醉飽奚不可之有詩曰食之飲之君之宗
之此之謂也上為民言則耕賈所以養父母父母慶
自洗腆致用酒此為官言其能養父母可知矣故以

養老為主苟一國之中無凍餒之老則飲食燕樂民
歌舞之矣嗟夫酒以成禮人情所必不能廢者也故
戒其無彛無腆無湎聖人之嚴也祭祀則飲養親則
飲養老則飲聖人之達也旨哉淳于髡之論酒乎曰
酒極則亂樂極則淫不亂不淫所謂德將無醉也已
或曰耈進也耈老成人也臣能大進老成人念念在
於君矣則可以飲食醉飽詩所謂退食委蛇易所謂
飲食衎衎也丕惟曰能長自省已作考中德庶幾能

享祖考矣乃可於其間用逸介間也夫不作德固非作德而不稽諸中亦非也中德者剛克柔克而合諸正之謂如是則其祖考歆之矣即飲食燕樂神其吐之乎周官所謂作德日休無逸所謂無逸乃逸也

梓材

梓材一篇脫簡最多脉理不貫惟應斷章讀之知其可知闕其不可知不必强為之解也其汝若恒越曰一節尤為難通

洛誥

愚按洛誥文詞奥隱意義渾深先儒皆依文訓解各爛然可觀然血脉徴有不貫次序未免牽合竊疑尚有脫簡於其間乎僭以意更置之倣蔡氏考定武成之義夫蔡氏所定後儒多非之愚亦不敢以為是何者人各有見也不以為是而又效之何也心既有疑用以便一時之習讀云爾敢謂人之見猶吾見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追叙作洛獻卜之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言洛邑既成周公從王往洛之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

祼

此言成王在洛之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成王留公治洛公承王命之事

公曰巳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公誨成王分別諸侯及寛裕得民之事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絶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
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
朕子懷德
此王旣歸鎬使致秬鬯於公公用以祭倂勉王終修
其德之事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
此史記册命之時倂以公保命之實結之也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謂王當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此則公天下以論功不為比矣乃惟命曰汝受命篤弼汝指周公謂受命厚輔營洛之事今大視功作之籍乃汝其悉自教工即所謂用書命庶殷庶殷丕作者也是汝周公為功宗矣周公欲辭而不居故曰孺子其朋比乎奈何以作洛之功盡歸之我也公雖辭之成王實知之故

下文曰公功棐廸篤公功肅將祗歡亦昔日風雷之所助也已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

其往謂自今以往當謹事之微不可縱也當率法之常不可變也知幾守典治洛之首事乎

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夫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洛邑新邑不可以新進治之也故及今撫定洛邑如予之意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則張弛並用寛嚴相濟永有辭於後世矣此予齊百工以從王之意也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世之盛也諸侯之奉上篤於禮及其衰也腆於幣故儀之多寡百辟之敬慢繫焉禮之敬慢人情之向背繫焉諸侯不敬天子則百官不敬諸侯下民亦不敬

百官民彝之所以亂也豈可以不享爲細故哉故民彝治則國祚靈長民彝亂則享國弗永矣乃惟孺子富於春秋其分别是哉頒别也孰爲享孰爲不享一一辨之若我則不暇矣我之以此教汝非爲儀節之間實輔民彝之道也汝其聽之勉之不然無能久享天休矣正父者諸侯也古者謂諸侯爲伯父伯舅故曰正父即百辟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所言儀旨及物而無有不享者夫孰敢廢命而不遵乎汝往

其敬兹不可忽也已

兹予其明農哉

愚謂明農非致政也周家王業起於稼穡公欲專明農事以養萬民以佐邦國之盛治云耳豈其退休田野躬秉耒耜以耕乎唐孔氏引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太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周公所謂明農者此也噫淺乎論周公矣按成王八歲即位及此七

年猶未壯也周公安忍舍之况其時召公欲去周公留之甚惓惓也豈重責人以輔少主而輕去國以就耕農乎必不然矣况在位則澤及四裔居野則教乎州里公必權其大小矣成王命公留後以治洛邑化頑民經有其文而君陳畢命俱詳之矣故曰明農非致政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

此章舊錯在康誥蘇氏曰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愚謂當在多士之首此統言洛邑既成士見于周故於大誥治之下繼之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文義似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遷居爾西者非我奉德不康寧爾是惟天命不可違朕奉天不敢有後耳蓋宜遷而速遷天命也豈可怨我乎故考之冊典殷革夏命亦孰非天命今爾其曰夏士迪簡在商庭與服在百僚亦欲我之用爾也夫夏士之用商惟其德耳予一人惟德是用今爾無度而叛亂予敢求爾于商邑而用之乎予惟循湯故事

而矜赦爾則已幸矣非我不用爾之罪是惟天命葢可用而用天命也不可用而不用亦天命也易曰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爰暨小人作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句其即位乃或亮陰云云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句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云云此其詞義至明暢也自孔安國以爰暨小人為句作其即位為句至今因之弗改

夫小人細民也作耕作也曁小人作則知稼穡之艱難矣今曰爰曁小人則所曁者何事耶且曰其即位義無所欠曰起其即位詞亦少艱矣按傳武丁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意可識矣愚故具論之以俟後之讀者

嘉靖殷邦

蔡仲默注殷高宗之嘉靖也曰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愚於是深歎其失言也嗟

嗟文帝豈易及哉愚讀虞夏商周之書自童年以至皓首無一日不擊節稱快矣外此讀漢文帝詔心爽神怡若登春臺之上而遊華胥之圃也句句言言流於肺腑此與王謨帝誥何異用德以化俗損已以益人屢賜田租之半至十三年盡除租稅而不收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八十以上賜粟人一石肉二十觔酒五斗九十以上賜帛人二匹絮三觔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斯民何幸而生於斯世葢千載

一時也嘗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又曰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又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由是觀

之經稱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至于小大無時或怨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皆文所優為也經又謂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今帝之言曰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所謂小民怨詈引以為愆也是耶非耶蘓子瞻亦嘗云西漢

道德比之般猶珷玞之與美玉也是皆厚尊往古而輕黜近代實世儒之見錮之也或謂三代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漢文不能故不相及此又不然盛漢之世人人孝弟力田海内殷富興於禮義斷獄至於數百即比屋可封何以加此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必人人知道則才難不歎於周世矣夏自禹啓所傳幾何太康逸豫民即不忍距之于河周自成康之後昭王南征不復儒者不考其治

亂之倏然而猥云禮樂教化至謂古今邈不相及豈達士之識哉或謂文帝有鄧通之悅慎夫人之嬖是以遠遜於古此又非也夫論玉者論其精潤不於其微瑕論人者論其大德不於其小過故孔子述詩書於古人多揚其善而掩其惡後之作史者必抉剔其微細以遺棄其大端古今不相及亦正坐此不然昵典祀䟕孝已周公不以是而貶高宗之賢也豈無意哉

其在祖甲

虞夏商周之書皆史也無逸作於周公信史哉無逸之言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又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夫以商周之世數其四王以訓孺子不浮不誣可知也已國語乃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及讀殷本紀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

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治衰何其與
無逸矛盾也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來
采於書詩豈論敘祖甲采之國語而未及無逸歟孔
安國以祖甲為太甲誤矣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
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
逃於民間故曰不義惟王玄之言意與經合故君子
據經而國語史記不足信矣詳在蔡氏注中不具論
君奭

君奭一篇孔傳以周公言巳留輔王朝之意蔡注謂周公留召公也蘓傳兼此二義愚按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所謂不悅者不樂居位而欲去不以寵利居成功也周公以成王初政老成大臣未可遽去故留之首言天命難保以及商周之興皆賢臣是賴又曰前人敷乃心命汝明朂末言民德惟不厥終恐終王業之難皆勉留召公之言蔡注確矣

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即小子旦周公自謂也言我同爾未在位則濟不濟誰其收功責我乎今既在師保之位不共勉力則不及濟矣又安得辭其責而委之誰也故耇能造德者也不共劼力則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嚶嚶之和不及黃鳥矣矧曰格于皇天若伊尹輩乎鳴鳥不指鳴鳳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相彼鳥矣猶求友

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其義也若鳴鳳最難聞嘗
一鳴岐山周人以為文王受命之符豈可以尋常道
乎卷阿之咏蓋以喻君臣非實言鳳也

多方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
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愚謂
大誥等六篇各有所指惟多士多方則詳誥庶殷使
之思商周之興敗而殄絕其叛亂之萌也夫誅紂而

封武庚於故都去豐鎬遠徙恃三監監之此其勢不能無叛及叛而周公誅之徙其頑民於成周密邇王城而教誨之不得不詳亦其時宜爾也蘇氏又曰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愚竊以為不然夫天下初定法令未孚而紂素所崇信淵藪之奸宄醜類往往

錯處於民間故紛紛而慮亂藉藉而思變皆紂之餘黨為之非天下之人思商而叛周也後儒又為之說曰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愈益過矣夫周之忠臣宜莫若微子箕子祖伊微子即封於宋箕子陳範於王祖伊奔告戡黎初無一語咎周也豈以三子為忘殷乎三子非忘殷則叛者非忠臣孰是可以論商周之際矣

簡代夏作民主

孔傳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孔頴達云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蔡注以爾多方簡為句誤矣

惟狂克念作聖

愚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經曰惟狂克念作聖孰為切曰經之意切矣蓋古之聖人精神意氣力量弘大故能舉乾坤而負荷之合古今而繩紐之也今有局促纖縮之人即自力為善僅止於曲謹何者束

於器也惟肆蕩跅弛之士一或向道即卓越尋常何者不窘於俗也是故敢於為惡者亦敢於為善敢於為大惡者亦敢於為大善患無其意耳自古敗君亂相其才曷嘗不大卒之罹禍殃而不可解亦不善用其才而已矣然則念之一言其可忽乎哉其可忽乎哉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

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謀面用者如堯舜之用人皆面謀諸朝而公用之故得人獨盛丕訓德者明言其人有某德足以堪某事

先已訓釋詳審而後用之如此宅人則宅事宅牧宅準皆有德之士不見有義民矣何者白以黑顯正以邪顯三宅純乎君子又安見有君子乎惟桀弗能法祖不作德而作虐故其所往任罔非暴德遂已殄滅無後矣越至成湯得統於禹也既陟帝位大治上帝之光命乃用宅事宅牧宅準三者皆能即其宅也事者事牧者牧準者準俱無忝厥職矣其道何由曰惟有俊德乃可居位湯擇三有俊能即得其俊以三俊

而居三宅何患職之不舉乎蓋三俊者三宅之人克即俊者克即宅之本也故加二曰字推本言之非二事矣嚴敬也惟思也成湯敬思大法故克用三宅三俊所以協和商邑而顯德四方也受弗法祖所任惟暴德逸德之人天之所以殄商而興周矣亦越文王武王其得統於湯哉蓋民非官不治官非賢弗稱湯之用三有宅何心也欲為民得官也用三有俊何心也欲為官得人也文武皆克知而灼見之矣故克用

三宅三俊上之敬事上帝而上帝歆享下之立民長伯而下民悅服此見夏后商周相授守一道也愚按立政一篇專重任人故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以至趣馬小尹之類一一敘之至於庶獄庶慎謂文王罔敢知于茲儒者多以三俊為用賢三宅為去惡謂夏禹先言得賢後言去惡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得賢愚竊考其文意不然故標其大略如此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言文武之立政也以常任準人常牧作三事是立政之統體而用三宅立政之實事也故下文繼自今我其立政句立事準人牧夫句又下文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句立事牧夫準人句則意義朗然孔傳曰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是四臣也於此篇三俊之義似混矣不知言立政則三宅三俊已在其中故曰繼自今立政繼自今後王立政皆此義也

周官

愚讀周官一篇歎其設官分職要而有體時巡朝覲簡而不煩至其統命百官切實而可見諸施行懇惻而無長語也非周公孰能作之乎昔虞之命官也總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茲亦總之曰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誠帝王一揆矣雖其五載巡狩三載考績微有不同然三考黜陟幽明與六年大明黜陟者不異也周家之經綸制度可以推而盡之矣沿此以

治天下有餘也乃蔡仲默氏致疑於周官周禮之不同不知周禮非尚古之書固不足援以為據也何以言之聖王之治必修德以為天下先故三公論道經邦三孤弼予一人此不可一日缺者周禮不首錄公孤失其本矣冢宰雖列於六卿五卿皆其所進退也故邦教邦禮之不修則簡其司徒簡其宗伯邦政邦禁邦土之不修則簡其司馬簡其司冦司空故曰掌邦治均四海也今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曰

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何其侵五卿之職也
且八灋之内有官刑官計八則之内有賦貢田役冢
宰之煩若是何以照臨百官而佐王辨賢能糾百職
也冬官固不存矣而地官宗伯司馬司寇之相糾混
者不可一二數豈所以責成官守之意乎夫民之所
重者食國之所寶者財故躬行節儉自天子始今曰
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惟王及后之膳禽不會惟
王及后之服不會惟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何以訓

子孫儉德也夫紂之所以亡非以湎于酒乎故酒誥無逸重為惓惓欲使成王畏相不敢暇逸而崇飲也今置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曰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是使儀狄常在左右而杜康不離於側也且違酒式而誅與殺熊蹯不熟者奚異乎吾聞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其愚也今冢宰於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

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亦皆懸之正月之吉而斂之挾日之後吾恐萬民之不能悉識也遠者阻於道路近者厭於耳目非實政之所宜先矣西旅底貢厥獒太保用訓于王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以昭王度而敷文德也今曰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又有山師以致其山珍異之物有川師以致其川珍異之物又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

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非所以令四夷見也古者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所以別嫌疑慎風化也今置内宰以治王内之政令大祭祀后祼獻則贊凡建國佐后立市歲終佐后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不幾於亂男女之別乎六年五服一朝周官畫一之制今曰侯服歲一見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貢材物

要服六歲一見貢貨物則其制紊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定制也今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此春秋戰國併吞者有之豈封建之本初乎古者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至庶人之役於官皆以治民故省一官民之福多一官民之殘也周禮設官何其猥瑣而冗亂乎既有甸師又有獸人𩂯人鼈人腊人既有醫師又有食醫

疾醫瘍醫獸醫既有漿人又有籩人醢人醯人鹽人
既有内司服又有縫人染人追師屨人推此數之莫
能更僕豈皆不可以兼攝乎凡此皆非周公意也可
一恒人而辨之也昔者孟子之言曰諸侯惡其害己
也而皆去其籍是自孟子之時而周禮不存矣至漢
武帝河間王得而獻之徒藏之秘府劉歆始深好之
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鄭玄又注之顯於世林孝存
詆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亦以戰國陰謀之書目之嗣

是諸儒疑信相半未能決其左袒也愚詳其書文字頗古度數頗備亦秦末漢初之人所作後世莫及也其存周之迹十之二三其雜秦之制十之四五然破碎繁雜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設舉而行之官日奔走而匪寧民日煩苛而匪息亡無日矣始鈌冬官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俞廷椿氏謂冬官雜在五官中復割裂而編輯之以為全書亦竟何益矣蓋讀其文雖渾雅可觀措諸事實窒塞不達自漢至宋千四百

年惟劉歆蘇綽王安石竊意行之皆破壞天下夫以
三小人而信其書則其書可知也已故脩齊治平其
惟取信於周官
則肄肄不違
肄習也肄肄不違作一句讀言文武之於民既奠麗
以安之又陳教以誨之民於是亹亹服習而不違故
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孟子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
為之者詩所謂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是也先儒率

以則肆為句肆不違為句失其讀矣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羑若久費分解孔安國釋羑為道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王肅亦曰羑道也孔頴達曰羑聲近猷故訓為道蘇子瞻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蔡仲默曰羑若或謂即下文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周堯弼曰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

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也善順者見其有靈威之實也此皆以意為説耳愚按孔叢子論書篇曰文王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居衞篇子思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戰國策趙希寫曰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又魯仲連曰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於牖里之庫後漢書引語曰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懷寶是牖羑古通用牖明謂受命明若以其克

恤西土也西土王業所基故本而言之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句言君聖臣良用受正命于天

帝用能以道訓四方故天付畀以天下旨似直截而

明朗矣舊說以用端命於上帝句皇天用訓厥道句謂

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四方理亦可通但釋

訓為順似有未安況上帝皇天豈可點斷湯誥謂告

于上天神后魯論告于皇皇后帝是其證也

王釋冕反喪服

宋儒孫覺作書解以康王喪服見諸侯為非禮蘓子瞻著論又最詳悉謂冠禮可以喪服行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册授王於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惟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此一說也周堯弼辨之以受顧命主大位乃非常大禮非區區冠儀可比故君薨世子生者大祝猶得裨冕奠幣以告於神生子而告且不可以凶服而況

非常大禮乎又成王嗣位周公以王室懿親猶遭流言之變幾危宗社名公畢公為國元老而慮及此故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而以冕服朝諸侯此諸儒之成議不可廢也此亦一說也愚謂分有尊卑禮有經權故人臣不敢以喪服見天子何者君尊也以君而視祖祖又尊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夫未有見祖而不易服易服見祖併見羣臣太甲嘗行之矣又若康王嗣立果見危疑之

際二公俾其亟見諸侯以繫天下之心則雖變禮而不失其常者矣且殷周皆用亮陰之制三年之憂一日之吉未為失禮之甚顧其時何如耳然愚少讀顧命至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廢書而歎曰太子之事君也朝焉夕焉生則視膳病則視藥死則視飯含成王之崩康王不在側乎夫既其在側又奚為南門之外彼其時天地崩拆擗踊哭泣之不暇而暇為文乎又胡為待太保之命以干戈虎賁而迎之以延入

室也私心抱此無可與語及稍視傳注乃所以褒嘉此事者極其贊美於予心終不謂然及讀子瞻之論曰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迎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噫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故具述之以俟後之論禮論情者

呂刑

呂刑一篇序以為訓夏贖刑作也今反覆讀之嗟有苗思堯舜述三后示來嗣其惓勤懇切惟恐失於不經不辜將下傷民命而上違天和也故戒之勤戒之審戒之依戒之獄貨惻怛哀矜之情洋溢於詔告䀝肫然先王之法言孔子所為取也至於贖刑特其中之一事耳儒者訾之曰唐虞鞭朴方許其贖今穆王之法雖大辟亦免之矣不知贖也者贖其所矜疑也不疑何赦不赦何贖夫既疑矣當之以本罪忍乎

故計所犯之重輕而酌鍰之多寡亦平允之一道也
漢制蘇建出塞失軍贖為庶人太史公下蠶室家貧
不足以自贖其亦呂刑之遺意乎故曰罰懲非死人
極于病儒者又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
年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此又揣摩之過也
夫穆王欲以車轍馬跡徧天下彼一時也故讀祈招
之詩傷哉其言之矣今此訓刑之作意其悔心之萌
乎夫悔而念及於刑念刑而篤於敬懼此一時也實

非斂民以自富者也故祇宮獲殁尚延共懿孝夷之緒有以也哉漢路溫舒謂獄者天下之大命獄吏深刻利人之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悲矣悲矣夫然後知呂刑之言大有關於國體民瘼也或謂孔子錄此以示戒豈其然豈其然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

宜讀耄為句按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故曰王享國百年耄蘇傳曰刑必老者制

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
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
罔有馨香德刑
作一句讀夫刑天下之大命也聖人慎之上帝鑒之
故刑而當罪罔有不辜則刑皆德也德刑惟馨帝佑
之矣今苗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曰爰始見前未有也
罔差有辭見曲直不分也故其民皆習於惡無有忠
信惟以反覆詛盟為事是其腥穢之虐刑也豈非神

人所共怒乎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秦始皇初并天下令議帝號羣臣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冒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

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是皇帝之號自秦始也余讀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曰所從來遠矣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治聽人國亂聽神此常理也蓋國亂則法令不明賞罰不中矣無所措其手足矣無所控訴惟求之神神道日盛人道日衰時則瞽史巫覡又妄言禍福於其間民志昏惑不能自決將謂是非曲直官不足憑

而利害死生惟神足恃由是山川土石之妖草木禽獸之怪亦乘釁而入人鬼混淆隂陽雜糅是之謂地天通也邪道既盛釁孽自作氷雹水旱山崩川竭之變無時無之是之謂上帝降格也格古讀閣與割同音故大誥降割與多士多方降格皆謂災也重黎何以治之乎重黎掌天地四時之官治歴授時勸民耕稼而又正祭祀之典去淫邪之祠則民盡力於本務自不分心於希兾尊鬼而不媚敬神而不祈故和氣集

乖氣亡休徵臻咎徵遠是之謂絶地天通而罔有降格也故大義之明如日中天羣后及在下罔不明其所當明人道也常道也為已則明其當明為人則輔其當輔而天下皆得所即鰥寡孤獨孰有掩蓋之者乎此撥亂致治之大體不獨為有苗言也

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孔讀司政典獄句非爾惟作天牧句解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理亦可通然非下一

乎字作轉語意未明也宜讀四方司政句典獄非爾句惟作天牧句非爾者如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不與於已為天牧民則監懲當矣

其罰百鍰

古者金銀銅鐵皆謂之金傳曰此所罰黃鐵黃鐵銅也鍰六兩千鍰三百七十五斤其價亦廉以疑故也疑而即赦之恐過輕故令其贖又曰閱實其罪則亦

非縱矣古之贖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
令與銅相敵

尚書疏衍卷四